

漢

書

紀

一

一

漢蘭臺令史 班固撰
唐祕書少監 顏師古注

漢

書

中華書局

漢書 線裝本（全二十冊）

〔漢〕班固撰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二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十七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一九六二年九月第一版上海第一次印刷 一九六二年五月滬型
開本：一四〇乘二五〇毫米 印張：四三八・六〇
字數：二、七〇〇、〇〇〇 印數：一、一〇〇、〇〇〇
書號：一〇一八・三四一 定價：四五・〇〇〇元



高紀第一止

師古曰紀平也終也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秘書監丞張瑒邪師古注

高祖

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盜法無高以為功最高而為帝漢之太祖故特起名為高師古曰邦之字國國者臣下

所避以

沛豐邑中陽里人也

應劭曰沛縣也曲丘其縣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師古曰沛者

本秦泗水郡之屬縣豐者沛之聚邑耳方言高祖所生故姓劉氏

舉其本稱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古喻之故知邑繫於縣

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母媼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為媼

在秦者又為劉因為姓媼孟康曰媼母別名音烏老反師古曰

媼女老稱也孟音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媼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謐等妄引識

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史所說蓋無取焉寧嘗息

有劉媪李姓存史遷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他皆類此

大澤之陂

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陂隄塘之上休息而寢寐也陂音彼皮反夢與神遇師古曰

不期而是時雷電晦冥師古曰晦冥皆謂暗也父太公往

會曰遇

司馬相如傳卷第二十七上

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致失本真餘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之屬是也今依

班書舊文為正於彼數家並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為下卷

漢書五十七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師古曰擊劍者

之非斬刺也名犬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也相如既學慕蔣相如之為人也更名叫

如師古曰蔣相如六國時趙人也義所行勇故追慕之呂嘗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

師古曰嘗讀與音同背也也口家財多時平為郎也武騎常侍秩六百石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

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師古曰嚴忌本姓莊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史家避漢

明帝諱故相如見而說之師古曰說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

數歲遇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呂自業素與

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師古曰困來過我於是

相如往舍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臨邛令繆為恭敬師古曰日往朝相如相如

書影三 清乾隆武英殿刊前漢書

前漢書敘例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
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瞻以爲
服應曩說疎紊尙多蘇晉衆家剖斷蓋眇蔡氏纂集尤
爲抵牾自茲以降蔑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
多惑顧召幽仄俾竭芻蕘匡正睽違激揚鬱滯將以博
喻胄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啓導青衿曲稟宏規備蒙
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筭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
足終慙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

王子侯年表第三下

漢書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之世亡王子侯者盛衰終始豈非命哉元始之際王莽擅朝

偽褒宗室侯及王之孫焉師古曰王之孫亦得封侯謂承鄉侯賜以下是也居攝而愈多非其正

故弗錄師古曰王莽所封故不以爲正也旋踵亦絕悲夫

號諡姓名屬

始封

子

孫

曾孫

玄孫

天文志第六

補注齊召南曰後志明帝使班固敘漢書而馬續直曰馬續云

續云

漢書三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王先謙補注

凡天文在圖籍

補注先謙曰續志星官之書自黃帝始

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

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

補注先謙曰開元占經引有石氏中官石氏外官甘

氏中官甘氏外官巫咸中外官志中官外以東西南北四官為外

官也晉志中外之官常明者百二十有四司名者三百二十為星

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晉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

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八十二官一千四百六十四

星以爲定紀張衡靈憲星數同隋志一千五百六十五星明志一

千七百一十五星國朝乾隆間欽定儀象攷成後編測定恆

星大小分爲七等計一等十七星二等六十一星三等七

出版說明

一

漢書亦稱前漢書，班固撰。固字孟堅，後漢扶風安陵（故城在今陝西咸陽市東）人，生於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三二年）。他的父親班彪字叔皮，生平好述作，專心於史籍。當時有好些人做過司馬遷史記的續篇，班彪都覺得不滿意，於是博采遺事異聞，作成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於建武三十年（公元五四年），班固回到家鄉，有志完成父業，就着手這部大著作，那時他才二十三歲。後來有人上書明帝，告他私改國史，他因此被捕下獄，所有的書稿都被抄。他的弟弟班超怕他遭遇危險，趕到洛陽去替他上書辨白，同時當地官吏也把他的書稿送到京師。明帝看過了，覺得他才能卓異，就把他叫到京師，派他做蘭臺令史（事在永平五年，公元六二年）。蘭臺是漢朝皇家藏書的地方，有六名官員叫令史，他就是這六員之一。隨後他升遷爲郎，典校祕書，明帝叫他把他那部沒有完成的書繼續做下去。從此一連做了二十多年，直到章帝建初的中葉。

和帝永元初，竇憲出擊匈奴，以班固爲中護軍，參與謀議。此後幾年，班固都在竇憲幕中。竇憲在燕然山刻石勒功，那篇大文章就是班固的手筆。竇憲原是外戚，此番出擊匈奴

立了功，封了侯，威勢更可炙手。因此班固家裏的人也不免有仗勢欺人的事。有一次洛陽令种兢路遭班固家奴的侮辱，不久之後，寶憲失勢自殺，賓客都遭拿問，种兢就趁此逮捕了班固。永元四年（公元九二年），固死在獄中，時年六十一。

他死時，漢書還有八表和天文志沒有作成，和帝命其妹班昭參考東觀藏書替他補作，又命他的同郡人馬續幫助班昭作成天文志。所以這部漢書正如趙翼所指出，是「經過四人（即彪、固、昭、續）手，閱三四十年始成完書」的。

二

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的斷代史。

我國古代原有像春秋那樣按年月記事的史書，叫做編年體。至於用「本紀」序帝王，「列傳」誌人物的紀傳體，則創始于司馬遷的史記。班固作漢書沿襲史記，所不同的是史記有「世家」，漢書沒有；史記記載典章制度的部分叫做「書」，漢書改稱「志」。一部漢書就是由十二本紀、八表、十志和七十列傳組成的。

史記上起黃帝，下訖漢武，通貫古今，不以一個朝代為限，所以叫通史。漢書紀傳所記則斷自漢高祖，止於王莽，都是西漢一代的史實，所以叫斷代史（表、志也有不限於西漢的，如古今人表就包括很多漢以前的人物，但這是個別的）。斷代為史始於班固，以後列朝的

所謂「正史」都沿襲漢書的體裁，正如劉知幾所說「自爾訖今，無改斯道」了。

班固在敘傳裏說「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那末漢書的自定本是一百卷。而隋書經籍志和舊唐書經籍志著錄都作一百十五卷，唐志又說顏師古注漢書一百二十卷。四庫書目提要僅云「皆以卷帙太重，故析爲子卷」，沒有說明那第一次被析出的十五卷和第二次被析出的五卷到底是哪幾卷。現在我們查出第五十七、六十四、八十、九十六和一百卷的篇題底下都有顏師古說明析卷的注文（武英殿本第一百卷的篇題底下漏脫了那條注），從此可知顏師古作注時析出的就是這五卷。今本卷一、十五、十九、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九十四、九十七都有一個分卷，卷二十七有四個分卷，卷九十九有兩個分卷，一共多出十五卷來，那第一次析出的大概就是這一部分。漢書經過了一分再分，本紀就有十三卷，表有十卷，志有十八卷，列傳有七十九卷，這才是我們現在這部一百二十卷本漢書的面貌。

三

後漢書班昭傳說：「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又三國志孫登傳說：「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由此可見漢書是自始就認爲難讀的，所以它行世不及百年，到了靈帝時代

(公元一六八——一八九)就有服虔、應劭等人替它作了音義。魏、晉、南北朝作漢書音注的人更多，到了唐初顏師古(公元五八一——六四五)作注，所徵引的注本已共有二十三家，具見本書前面他所撰的敘例。

宋、明兩朝治漢書側重校訂，清代學者才並重釋義，成書也比前代多得多。到了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王先謙的漢書補注刊行，被徵引的專著和參訂者多至六十七家，在當時可說是集大成了。

四

現在我們用王先謙的漢書補注本(下面簡稱王本)作爲底本，分段標點，析出注文，可是只收顏注，不收補注。校勘記裏有時徵引補注諸家說，讀者欲知其來源，請參看補注本的序例。此外還有近人楊樹達的漢書疑管(科學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校勘記也徵引到它。

我們用來校王本的是北宋景祐本(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明末毛氏汲古閣本、清乾隆武英殿本(簡稱殿本)和同治金陵書局本(簡稱局本)四種本子。這幾種本子互有短長，但王本最後出，注中備錄諸家的意見，對以前各本的得失已經有所論證，所以用它作底本較爲方便。

我們的校勘方法是不主一本，擇善而從。除了比較各本的異文，也參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二者之中，側重前者。前人的說法如果在版本上找不出根據，我們就不輕易信從。例如天文志的「中宮」、「東宮」、「南宮」、「西宮」、「北宮」，王念孫和錢大昕都說「宮」當爲「官」，但是我們查不出版本的徵據，而且本志上文明說「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王氏補注說「官如三公、藩臣，宮如紫宮、閣道」，可見官與宮各爲一事，不得混而爲一。所以我們仍存其舊文，沒有照王、錢之說校改。

但是也有本書沒有版本的徵據而在別的書裏可以找到旁證的，我們就根據旁證校改了。例如高祖本紀上「雍地定八十餘縣」一句（三八頁九行），各本都作「雍州」。王先謙說「州」字誤，當爲「地」。我們查了通鑑這一句正作「雍地」，而地理志裏也沒有雍州，我們就根據王說校改了。

我們用來互校的五種本子可以區分成兩個系統。王本自言「以汲古本爲主」，局本也自稱「毛氏正本」，所以汲古本和局本、王本成一個系統。殿本根據明監本，明監本根據南宋劉之間的建安本，這一條線往上通過宋祁的校本而連到北宋景祐本，所以景祐本跟殿本成一個系統。我們的校勘記裏以「景祐、殿本都作某」的形式爲最多，就是這一個緣故。

王本以汲古本爲主，它對汲古本非常忠實，但王氏仍舊「遵用官本（即殿本）校定，詳載

文字異同」，只是不用殿本改汲古本的正文和注文。這就是王本跟局本不同的一點。王氏發見的文字異同詳載他的補注中。注文有兩種形式：其一是「某字官本作某」，又其一是「某字官本作某」，不下斷語。凡是他用第一形式作注的地方，我們拿殿本的異文去對景祐本，往往彼此符合，而異文也往往比原文所用的字優長，因此我們就把底本原來的字用圓括弧括起來放在上頭，再把改正的字用方括弧括起來放在底下，同時在校勘記裏寫着「景祐、殿本都作某」。王先謙說作某是（其他各家之說可從的，也同樣處理）。至於他用第二形式不下斷語的地方，我們拿殿本的異文去對景祐本，往往不合，倒是底本原來的字跟景祐本相同，我們就照底本不改動，也不提殿本的異文。這就是我們校勘本書的一般方法。此外，校勘記裏也有說「景祐、殿、局本都作某」的，也有說「景祐、汲古、殿、局本都作某」的，也有說「殿、局本都作某」的，也有單說「景祐本作某」或是「殿本作某」的，讀者可由我們的一般方法推知其意。

我們不僅校字而已，同時還校正舊注的句讀，例如卷一上的校勘記一〇頁四行和卷七的校勘記二二三頁一行。

這個本子的標點符號使用法和本局出版的標點本史記大體一致，只有一點需要說明，即遇有含義複雜的名詞，我們或者標專名線或者不標。例如「三輔」，作為地名用就標線，

作爲官名用就不標。又如「后土」，用於一般意義的「祠后土」就不標線，用於專指汾陰后土祠的「汾陰后土」就標線。再如「拔胡將軍」、「度遼將軍」、「貳師將軍」、「因杅將軍」之類，因胡、遼、貳師、因杅已經失去專名的原意，都不標線。

這個本子是西北大學歷史系的同志們分段標點的，經傅東華先生整理加工作了校勘記，難免有不妥之處，希望讀者指正。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六〇年七月

漢書敘例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撰

儲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贍，以爲服、應、曩說疎素尙多，蘇、晉衆家剖斷蓋眇，蔡氏纂集尤爲牴牾，自茲以降，蔑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多惑，顧召幽仄，俾竭芻蕘，匡正睽違，激揚鬱滯，將以博喻胷齒，遠覃邦國，弘敷錦帶，啓導青衿。曲稟宏規，備蒙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筭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足，終慙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不恥狂簡，輒用上聞，粗陳指例，式存揚摧。

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爲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